



## 天生港自开商埠

——张謇与天生港之二

□朱江

自开商埠是相对条约商埠(约开通商口岸)而言的,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府主动开放的口岸。据杨天宏考证,清政府于1898年奏准吴淞自开商埠,湖南岳州和福建三都澳都是在1899年正式开埠。为便利交通和贸易,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时候,就策划将天生港开辟为通商口岸。为此张謇动用了诸多人脉争取,1899年通过山东道监察御史余诚格奏请天生港自开商埠。余诚格,字寿平,与张謇同为乙酉年(1885年)顺天乡试举人,两人之后以“同年”相称,张謇日记中有数笔两人交往的记载。余诚格在《请开通州天生港商埠由》的奏折中,认为“长江为通商总汇,自上海至江阴三百里,而通州之天生港处其中”,按照“欧洲新例,凡通商埠,所由先自开通者,各国均不得划分租界,其一切权利外人不得干预,而商务所在,例应保护,有事不得加兵,尤为受益无形”,主张援引吴淞、岳州、南宁自开商埠成案,天生港“先自开通商埠,不准划作租界,以绝西人凯觎之心。显之则保自有之利权,隐之实固长江之要害,于商务防务两有神益”。光绪皇帝下旨,要求切实查明情况,谋划之后再上奏。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认为天生港地理位置重要,自开商埠有益于维护利权,通州商务处于起步期,可以等到气候了,在天生港设立镇江关卡,用于征税筹款,建设码头。

1905年10月17日,张謇就天生港开埠事宜呈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。张謇回顾1899年提议天生港自开商埠以来,南通的工厂陆续创设,外江、内河都设立轮船公司,海州已经开埠,天生港作为长江的一大门户,开埠应该即行推行。

1906年清政府批准天生港暂作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。天生港自开商埠后,到底由江海关还是镇江管辖,有不同意见。周馥认为,按照定例,吴淞至甯山属江海关辖境,因此设在天生港的分关应当由江海关管理。之前刘坤一提出的由镇江设关卡,与定例不符,应当更正。对于天生港暂作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,在同年给周馥的函中,张謇表达了稍许失望。

天生港自开商埠的管理办法,是参照中英《烟台条约》有关长江沿岸大通、安庆等六处货物起卸的规定。《烟台条约》第三条规定:“至沿江安徽之大通、安庆,江西之湖口,湖广之武穴、陆溪口、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,并非通商口岸,按长江统共章程,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,今议通融办法,轮船准暂行停泊,上下客商货物,皆用民船起卸,仍照内地定章办理。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,其有报单之土货,只准上船,不准卸卖外,其余应完税厘,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。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,开设行栈。”

天生港开埠,除了依托天生港大达轮船公司的趸船和木步外,还需要建设石驳岸、码头马路、关房等基础设施。在官方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,天生港大达轮船公司采取垫资的形式,先行代为建设。不过建设过程也不容易,据1906年10月3日《时报》报道:“天生港商埠兴筑码头,因本年江水过大,港岸时见冲坍,以致至今尚未开工。现在派人往宁波、苏州等处采购木石,已陆续运到。”天生港的关房是由郭松记水木作承揽的。据1910年12月31日《时报》,天生港开埠各项工程,南通方面垫款数额为16万两。

1910年江海关通州税关设立,1936年1月1日撤销。1935年12月11日,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长徐静仁呈文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,要求收回裁撤南通分关的命脉。徐静仁认为“南通为江北各县之要口,土产运销外省,外省进口百货,均以本县天生港为起卸货物之总枢。近年江北垦地大辟,棉产日丰,每年价值数千方之原棉,亦以南通为转汇之中心。”对于大生第一纺织公司,其生产的纱布,多数销售到川、鄂、皖、赣等省,到江海关南通分关报税,便捷省时节省。如果江海关南通分关裁撤,货物需要去镇江或者上海报关转运,不仅对大生第一纺织公司,对江北的农工商也是深重的打击。由此看出当年张謇的努力,给南通及周边地区带来的便利。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## 徐家湾的“梨题”絮语

□彭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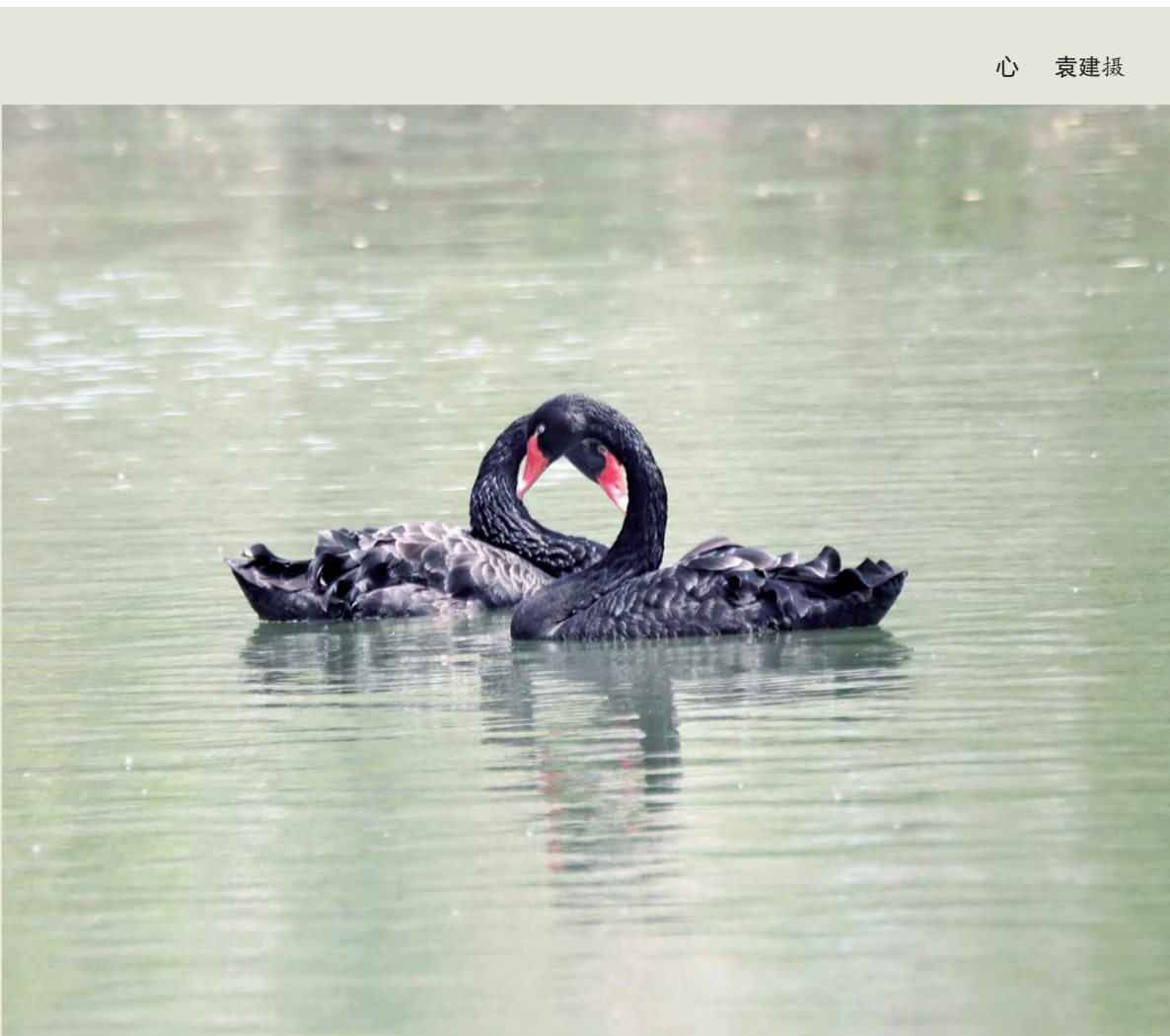
城东二十五里,相其地:两河曲抱,一湾流水,可耕可读,遂划地结庐,引流泉种,种桑麻,桃李茂密,桐竹成阴,阡陌交通,渠畎相属,颇有临眺之美,绝无尘俗之侵。

上文选自《如皋徐氏家乘·宗善公传记》,作者署名董其昌。这段近似《桃花源记》的美文,真是董其昌的佚作吗?真不好说,好说的是,徐氏于元末卜居如皋东陈徐家湾,耕读传世,书香飘逸,地美人杰。我的一位故友——法文翻译家徐知免先生就是徐家湾人。2014年夏天,年人耄耋的徐老,最后一回返乡,他愉扬古邑新貌,惜叹未能寻得水果店。翌年,他便悄然辞世,带走未能品尝家乡水果的遗憾。不过他的老家——徐家湾在随后数年新建果园,种梨梨树、二月兰,收获青梨。

每年入春,花开人间。约在三四月,我爱去徐家湾踏春。百亩良田,一望无垠。梨花相伴,朵朵洁白,片片清雅,点缀枝丫,仿佛吉野的樱花。二月兰成群,根根紫金,瓣瓣秀美,布满田野,仿佛普罗旺斯的薰衣草。薄暮时分,红霞、棕树、白花、绿叶、紫兰、青枝,以天地背景为画布,用阳光明暗来调色,绘就一幅迷人的印象派油画。野鸟鸣晚,徐风拂树,白花飘入二月兰中,仿佛雪片融入紫海。异域风情,田园风光,人如入梦。

美梦过后,还有美食。进入七月,酷暑难耐,花谢果熟正当时。徐家湾的梨,属于新品种——青皮翠梨。如皋乡间旧时种的土梨,体型不佳,常常分为两段,上小下大,都不规则,有些像歪头的人,因此俗名“臭梨”(斜梨)。臭梨为暗黄色,果肉粗糙。翠梨个头,全副绿装,身材匀称,肉翠汁甜。往年,我总要托人去徐家湾买上七八斤。今年,翠梨越来越越好,连我家附近的水果摊上,也有出售。我吃翠梨,有些心得。高温下的翠梨,直接去皮开吃,含有热气,甜而不爽。于是,我习惯将翠梨置于冰箱恒温处。中午吃饭前,取出一个翠梨。三四分钟内,青皮外已渐渐渗出水珠,与人出汗散热相反,翠梨正在回温。饭后“甜点”正是翠梨。果肉入口,不至于冰寒有损脾胃,但又有些凉气,正如家乡方言所言——溲凉溲凉的,甜而不腻。风卷残云,一个翠梨,我可瞬间入肚。幸运的是,如今的我,无需担忧“分裂”。过去大家都不富裕,大人们或孩子们若要吃甜食,总会说“分裂”就是“分离”,因此梨不可分。徐老熟稔的法国人,倒习惯“分裂”,意味着:一人一半,代表妥协、公平。

在经济的浪潮中,公平往往伴随着竞争,种梨产销也不例外。徐家湾的翠梨,正在形成品牌效应、规模效应。种种当下效应的优势,如无其他优势的补人,终究难逃Curse to the late comer,即“后发劣势”的结果——模仿者终将落后。徐家湾的翠梨品种属于“苏梨1号”,仅江苏就有多地种植。不比高科技产品的高门槛,各家“苏梨1号”大多都是模仿者或将成为被模仿者。如何在种梨业,成为Front comer(先来者),也许是徐家湾果园主人应该思索的。即便发展像法国人Poiré(梨酒),固然可以增加利润,但还是模仿。倘若让徐家湾去自主研发新品种水果,也是不切实际的。不过不要忘记,徐家湾是个有文化、有故事的地点,仅仅在《如皋徐氏家乘》就留下王时敏、冒起宗、冒襄、方以智、田见龙(进士)、范曾辉、胡香山诸名流的大名。若将一氏一湾、两河两花的历史文化融入翠梨产业,徐家湾“梨”Front comer也就近了。又思起徐知免老人,他如在世,我会寄一箱翠梨请他品尝,也会将这篇小作寄示,徐老一定会感兴趣的。



心 袁建振

## 濠河上吹来的风

□杨谓

某高校美术教授来访,我抓住机会向他请教。先是画。他从构图、造型、用笔、用墨等方面一一评析,让我受益匪浅。术业有专攻,信然!

教授指出我多件作品有一共同的问题:构图嫌满,“减法”做得少。有两张画,甚至容忍有两个以上的物象同争主角的位置。回忆自己作画的经过及想法,反思问题的根源,除“不专业”外,还有心理和观念的原因。在我心里,一张画好比一个家庭,所有成员均无主次、尊卑之分,哪怕鸡犬草花木,都要互敬互爱,平起平坐,其乐融融。生命如烛上光焰,故我特别看重年轻人、新生者,每画毕大枝大叶,便想着要有生命的延续。教授听了我的叙述,回头看了我一眼,笑说:“我也知道你若不加上几笔,便不放心。”为艺之主观与任性,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宗白华先生在《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》一文中说:“人类在生活中所体验的境界与意义,有用逻辑的体系范围之、条理之,以表出来的,这是科学与哲学。有在人生的实践行为或人格心灵的态度里表达出来的,这是道德与宗教。但也有那在现实生活中体味万物的形象,天机活泼,深入‘生命节奏的核心’,以自由谐和的形式,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,这就是‘美’与‘美术’。”以此衡量,我画的是我心中的“美”,而非“美术”,好比枝头黄莺的歌唱,是万籁中的一籁,而非音乐。

接着向教授请教书法。有一件行书长卷,写的是苏东坡诗《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》,我自己反复看过几遍,比较满意。随着作品的缓缓打开,教授先是不停地咂嘴赞叹:“你原来的字是大开大合,这一件却不同,向内发展,有许多细节原来是不会有,有强烈的马

放南山的感受。”等展开到接近7米长时,他突然说:“从这一段开始笔法嫌单调。”这单调的一段约有1米长,写的是“丹枫翻鸦伴水宿,长松落雪惊醉眠。桃花流水在人世,武陵岂必皆神仙”。字迹趋向潦草,笔速加快。回忆书写经过,这一段正是我情绪十分投入的一段,纵笔直扫,无暇提按,点画的粗细、直曲等变化也少,当时根本没有顾及笔下的效果。现经教授这么一说,自己再定神一看,可不是吗?前面几次的“自查”,为什么就没发现?是旁观者清还是当局者迷?

书法史上喜欢写长卷的大家,黄庭坚、文徵明、董其昌、王铎,几乎没有写着写着就笔法变得单调这回事,他们能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状态。徐渭、祝枝山、张瑞图、傅山等则受情绪变化影响较大,且偶有草率的情况出现。出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,是书家功力原因还是个性使然?是创作习惯还是艺术观不同的缘故?

教授点评后的第二天,我脑子里仍想着那些问题。对于具有相当强书写能力的名家大家而言,保持前后一致的书写状态并不难,加强理性控制就行,但这样做会不会带来情感抒发不够充分以及“失真”的问题?后者如徐渭等,真是真实了,局部“质量”却出了问题。书法史上能够把两者都做得完美绝伦的,好像只有怀素的《自叙帖》、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等数种而已。

我该如何选择?又是酷热难当的一天。清晨,我坐在北窗下写下以上几行文字,掠过濠河的晨风夹带着挥之不去的湿热缠绕着我,不像空调机吹出的风那样凉爽宜人,但里面却有波光、鸟鸣、蝉唱、花果的芳香以及世人美好的祈愿。

## “遇见”,本身就是浪漫的

□关立蓉

泛起。但是,此刻,这里没有乌泱泱的人群。我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整个大厅,我能够在咫尺之间,用眼神触摸到大师们的笔触,努力拼读他们潦草的签名,甚至感受到纸面的褶皱。我最爱米勒的《晚归》,一个身穿长袍的农人,低着头望着脚下的田野和身边的老狗,头顶是初生的月钩。也许是上弦月,也许他很疲惫,也许他的内心期待着,归去的路上,可以搭上邻居的马车,可以看见炊烟从家里的烟囱直直地升起。如果有五百种情绪可以描绘这一幅画的秘密,我愿意一遍遍地将它们颠来倒去地念出来,因为我,复制了我每天疲惫地挤进挤出地铁站,在汹涌的人潮里挣扎的孤独感。

最后一个展厅里,展出了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埃德加多·科尔贝里的画作。我喜欢他笔下的女人,形形色色的女人,姿势各异的女人。他模糊了所有背景,用大胆的、鲜丽的色彩,勾画了她们的轮廓。她们没有绝美的身材,没有精致的服饰,甚至她们的脸,也是模糊不清的,但是我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的气息——希望、热切和美的感官立刻被唤醒,应当有一首咏叹调,来配合这些跳跃着颜色,它们是颜料,更是火光,是熊熊燃烧在废墟之上的涅槃重生。

就在我快离开的时候,馆长带着神秘的微笑走近了我,“想不想看一组照片?”然后他打开了相册,是我刚刚浏览时的身影。我有些不好意思,他快乐地告诉我,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,我们来参观,而他每天则看着一批批的游客。他打开了“上美术馆”的小红书账号,每天,他都会更新一批照片,记录前来探访的人们。我突然想到,“遇见”,本身就是浪漫的,在这一处安静的艺术殿堂里,我们看画,而他在看人。他用镜头记录下来的,是我们,更是城市的底色,真诚、朴实,但处处都有温情和高贵的灵魂。

世间的一切,都在令人舒适的维度上缓缓生长着。祝愿馆长的艺术事业,能够长长久久地坚持下去。

钟山随想

## 轻装上阵

(外一题)

□吴镛

常年,梧桐叶落,秋已深。今年,酷暑苦旱,伏天桐叶纷纷飘落,这是梧桐树在默默地抗旱。桐叶阔大,蒸腾量大,无奈之时牺牲一些绿叶,轻装了,大树仍生机勃勃。

战争年代,常为轻装转战而丢弃辎重。搞建设,有时要为前进而缩短战线。

人的成长也要勇于舍弃一些次要的东西,集中精力,明确主攻方向,钻研研透,方能获得成功。卸下一些包袱,轻装上阵,勇猛精进。(2022年8月20日)

学,然后知不足  
科学家闵乃本先生在北京获500万元大奖归来,我们几个人揪住他给我们“科普科普”。哪知他说,你们要我讲嘛?我只能讲自己学问太浅,对茫茫宇宙,人类大约只知4%,还有96%是未知领域。

我的天!真是学,然后知不足。知识海洋博大精深,大千世界,何止十万个为什么。闵先生已经走了,他留给我们的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求知的渴求。

学吧,然后知不足,但学后总会有专进。一个重要条件是保持虚心,虚心使人进步,虚则可以加料、增知,学无止境。(2022年8月20日)

## 耙齿凌河的传说

□陈皓

如东县河口镇葛家兜的西北边曾经有一条河,叫耙齿凌河。

耙齿凌河东西1.5华里,南北2华里。上游是串场河在双甸镇岔出来的一条支流,叫醉港河。河水浩浩荡荡,从南往北流向葛家兜,汇入南凌河,经过耕茶,再由小洋口奔向浩瀚的南黄海。

有趣的是,河道不是由南向北一路而过,而是像一条游龙,在葛家兜欢快地迤迤,一忽儿往东边歇歇脚,一忽儿往西边有力量地前行。它顾盼流连,全部流程都在弯曲中完成,如画中的飘逸线条,九曲十八弯迂回曲折,在大地上留下酷似老牛拉着耙地的耙齿那样的足迹,人们形象地叫它“耙齿凌河”。

有趣的是,河道不是由南向北一路而过,而是像一条游龙,在葛家兜欢快地迤迤,一忽儿往东边歇歇脚,一忽儿往西边有力量地前行。它顾盼流连,全部流程都在弯曲中完成,如画中的飘逸线条,九曲十八弯迂回曲折,在大地上留下酷似老牛拉着耙地的耙齿那样的足迹,人们形象地叫它“耙齿凌河”。

据老辈人讲,远古时代,如东县地域是大陆架的浅海区,由黄海中扶海洲露出水面而成陆。葛家兜一带大海涨潮时,水天一色,白茫茫一片。有一年的农历八月十八,有一头巨蛟顺着潮水向海岸游来。开始退潮了,玩兴正浓的巨蛟压根儿没注意到远去的潮水,等它反应过来时,已经错过返回大海的时机,头在北,尾在南地搁浅在海滩上。

慌忙之中,巨蛟笨拙地扭动身子,四周的海水马上汇拢过来,形成一条河。巨蛟奋力向前,很快赶上退去的潮水,重新回归大海。巨蛟搁浅的地方,因为它刚才的扭动,生成弯弯曲曲的河道,竟有九曲十八弯。这条河沟通了串场河与小洋口海口的水路通道,但也给南来北往的行人带来诸多不便。于是,有乡绅在弯曲河道的两端建成两座平行的木板大桥,两座桥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华里,但水路却是直线的两倍多。

又是酷热难当的一天。清晨,我坐在北窗下写下以上几行文字,掠过濠河的晨风夹带着挥之不去的湿热缠绕着我,不像空调机吹出的风那样凉爽宜人,但里面却有波光、鸟鸣、蝉唱、花果的芳香以及世人美好的祈愿。

但是,此刻,这里没有乌泱泱的人群。我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整个大厅,我能够在咫尺之间,用眼神触摸到大师们的笔触,努力拼读他们潦草的签名,甚至感受到纸面的褶皱。我最爱米勒的《晚归》,一个身穿长袍的农人,低着头望着脚下的田野和身边的老狗,头顶是初生的月钩。也许是上弦月,也许他很疲惫,也许他的内心期待着,归去的路上,可以搭上邻居的马车,可以看见炊烟从家里的烟囱直直地升起。如果有五百种情绪可以描绘这一幅画的秘密,我愿意一遍遍地将它们颠来倒去地念出来,因为我,复制了我每天疲惫地挤进挤出地铁站,在汹涌的人潮里挣扎的孤独感。

最后一个展厅里,展出了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埃德加多·科尔贝里的画作。我喜欢他笔下的女人,形形色色的女人,姿势各异的女人。他模糊了所有背景,用大胆的、鲜丽的色彩,勾画了她们的轮廓。她们没有绝美的身材,没有精致的服饰,甚至她们的脸,也是模糊不清的,但是我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的气息——希望、热切和美的感官立刻被唤醒,应当有一首咏叹调,来配合这些跳跃着颜色,它们是颜料,更是火光,是熊熊燃烧在废墟之上的涅槃重生。

就在我快离开的时候,馆长带着神秘的微笑走近了我,“想不想看一组照片?”然后他打开了相册,是我刚刚浏览时的身影。我有些不好意思,他快乐地告诉我,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,我们来参观,而他每天则看着一批批的游客。他打开了“上美术馆”的小红书账号,每天,他都会更新一批照片,记录前来探访的人们。我突然想到,“遇见”,本身就是浪漫的,在这一处安静的艺术殿堂里,我们看画,而他在看人。他用镜头记录下来的,是我们,更是城市的底色,真诚、朴实,但处处都有温情和高贵的灵魂。

世间的一切,都在令人舒适的维度上缓缓生长着。祝愿馆长的艺术事业,能够长长久久地坚持下去。

但是,此刻,这里没有乌泱泱的人群。我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整个大厅,我能够在咫尺之间,用眼神触摸到大师们的笔触,努力拼读他们潦草的签名,甚至感受到纸面的褶皱。我最爱米勒的《晚归》,一个身穿长袍的农人,低着头望着脚下的田野和身边的老狗,头顶是初生的月钩。也许是上弦月,也许他很疲惫,也许他的内心期待着,归去的路上,可以搭上邻居的马车,可以看见炊烟从家里的烟囱直直地升起。如果有五百种情绪可以描绘这一幅画的秘密,我愿意一遍遍地将它们颠来倒去地念出来,因为我,复制了我每天疲惫地挤进挤出地铁站,在汹涌的人潮里挣扎的孤独感。

最后一个展厅里,展出了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埃德加多·科尔贝里的画作。我喜欢他笔下的女人,形形色色的女人,姿势各异的女人。他模糊了所有背景,用大胆的、鲜丽的色彩,勾画了她们的轮廓。她们没有绝美的身材,没有精致的服饰,甚至她们的脸,也是模糊不清的,但是我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的气息——希望、热切和美的感官立刻被唤醒,应当有一首咏叹调,来配合这些跳跃着颜色,它们是颜料,更是火光,是熊熊燃烧在废墟之上的涅槃重生。